

抗战文艺作品巡礼

烽火中的芳华永不褪色

——寻找第一部人民电影《延安与八路军》

胡永芳

创作谈

5月7日，中俄合拍纪录片《伟大的胜利——苏联摄影师镜头里的中国抗战》开机，俄方赠送了由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珍藏的中国抗战时期珍贵历史影像资料。这则新闻发布后，很多朋友激动地询问我：《延安与八路军》全部找到了吗？

《延安与八路军》开拍于1938年，记录了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面貌、八路军的战斗生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部人民电影。这部影片曾被送往莫斯科洗印，因为苏联卫国战争的爆发，在战火中失去了踪迹，具体情况至今是谜。透过历次寻找回来的部分素材，以及留在延安的16毫米的电影素材，我们可以看到奔赴延安途中的文艺青年们，亲切的白求恩大夫，鲁迅艺术学院朝气蓬勃的学生们，抗日军政大学里的拼刺练兵场景等。

在中国文艺史上，《延安与八路军》的主创们个个名声响当当：导演袁牧之，摄影吴印咸，准备为它作曲的是冼星海。抗战爆发前，他们已在在上海文艺界取得了成就。袁牧之和吴印咸先后拍摄了《风云儿女》《马路天使》等影片，在《风云儿女》中，袁牧之和女演员王人美是《义勇军进行曲》的首唱；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冼星海，受聘于东方百代唱片公司，为电影《壮志凌云》及话剧《复活》《大雷雨》作曲，漂泊的生活终于有了安定的可能。抗战的烽火将他们投入时代的洪流。冼星海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他终于有能力给母亲安稳的生活，但是看着周边人们卷入到抗战当中，他终究还是要加入他们当中去。

他们历经周折，从上海经武汉，先后抵达延安——中国抗战文艺的中心。1938年总计有1万多名青年到达延安，这一情景被《延安与八路军》记录。吴印咸的摄影日记里对此也有清晰的记载，保存在中国电影博物馆。冼星海则在日记中写道：“中国现在是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祥地。”

我们今天很难想象，1938年的延安能与电



▲吴印咸的摄影日记。

◀中央新影集团的西山片库。

以上图片均为电影《穿越烽火》截图

影这一当时颇为时髦的艺术形式产生连接。延安地处西北，那时候条件艰苦，专业人才缺乏。其实早在1934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电影小组就成立了电通电影制作公司，《桃李劫》《风云儿女》都是由电通公司出品，后来电通公司被迫关闭。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为向国内外展示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抗战的决心，党中央决定建立自己的电影机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袁牧之、吴印咸先后来到底，接受这一重要任务。荷兰著名摄影师伊文思因无法进入延安，秘密将一台35毫米摄影机赠予即将成立的电影机构。

1938年秋，延安电影团成立。延安电影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正规的电影和图片摄影机构。同年10月1日，袁牧之和吴印咸带领延安电影团在黄帝陵拍下《延安与八路军》的第一个镜头，彰显中华民族不分党派、不论居地都是炎黄子孙的用意。在国家危亡的时刻，《延安与八路军》要从这里开始，旨在把中国共产党“誓为抗日救亡之先驱”的决心昭告天下，唤起炎黄子孙炽热的爱国情感，动员全国军民奋起抗战。

因为抗战，他们选择了延安，他们也被历史选择，人生为此改变。《延安与八路军》拍摄结束

后，当时的《中国电影》杂志发表的文章《袁牧之带着摄影机从敌人后方来》，这样描述袁牧之：“他的脸被风沙和阳光吹得挺黑，嘴角溢着愉快的健康的笑，劳苦艰辛的工作使他对抗战胜利极有自信，更艰苦地从事抗战电影工作。”为拍摄这部电影，袁牧之采访了党和军队的各级领导，八路军战士和老百姓，还走进抗大和鲁艺，听他们上课，看他们排练。经过近两年的拍摄，吴印咸决定留在延安，并且不再领取百元大洋的专家薪酬，同战友一样，拿5元边币。《艰苦创业》《白求恩大夫》《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都是吴印咸作品中的经典，新中国的摄影美学由此奠基。冼星海在延安期间，也写出了著名的《黄河大合唱》。

1940年，鉴于延安条件有限，党中央决定派延安电影团负责人袁牧之和作曲家冼星海赴苏联进行电影后期制作，并考察和学习苏联的电影和音乐制作及管理。不幸的是，他们到苏联后不久，苏联遭遇德国法西斯入侵，电影《延安与八路军》的底片和样片在战乱中散失。冼星海也因战争苦难使身体受损，于1945年不幸在苏联病逝。

2020年10月1日，为了向前辈致敬，纪录电影《穿越烽火》摄制组在黄帝陵用16毫米摄影机

在同样的角度、用同样的构图，拍下了第一个镜头。由此，一部寻找《延安与八路军》的电影——《穿越烽火》正式开机。

我们同样被历史选择了。电影的拍摄制作过程充满不确定性，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惊喜伴随着我们追寻历史的过程。我们找到了袁牧之、冼星海入境苏联的记录，中共中央写给共产国际的密电，袁牧之、冼星海写给苏共的信件，冼星海去世前在克里姆林宫医院的病历，当时苏联影片里出现的冼星海的名字，以及标着“中国摄影师”的25个胶片盒。目前还不能确认这些胶片是否为《延安与八路军》。跋涉千里，兜兜转转，对于遗失胶片的寻找最终回到了胶片本身。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我们陆续收到一些机构尤其是高校放映《穿越烽火》的邀请。5月15日在清华大学放映《穿越烽火》后与观众交流时，一名来自台湾的学生说，看完这个片子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她似乎明白了历史影像存在的价值。

为寻找《延安与八路军》，我们采访过一些亲历者及其后人。李英男是著名革命家和中共早期领导人李立三的女儿，因为参加电影的拍摄，她站在自己莫斯科故居的楼下，讲述儿时记忆中的冼星海。就是站在这个窗前，冼星海思念国内的妻儿，有时候会拉一首忧伤的乐曲。他在克里姆林宫医院里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叫做《中国狂想曲》。袁牧之的儿子看过电影后，拉着我的手表示感谢我的电影。她印象里的父亲沉默而低调，她不知道亲人曾有这样传奇的人生。

《穿越烽火》在延安拍摄时，有一位90多岁的老人总是出现在拍摄现场，默默看着，不愿离去。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曾是延安电影团的邻居，那时候他还很小。他说：“我看到你们，就像看到了他们。那个时候他们也是这样年轻，也是这样风华正茂。”

（作者单位：中央新影集团）

——《人生若如初见》的创作过程

王伟

回望艰难求索路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电视剧《人生若如初见》播出了。回忆创作过程，我的脑海中浮现两个辛丑年、间隔120年的场景。一张是历史照片，记录了1901年《辛丑条约》签约的历史现场。一张是新闻照片，定格了2021年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可以清晰看到，中国在国际地位、民族命运和外交姿态上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两个场景，是历史的镜像，也是民族复兴的见证。

1901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标志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列强不仅在经济上榨干中国，更是在政治、军事、司法等领域彻底剥夺中国主权。电视剧《人生若如初见》聚焦的1900年—1912年，是中国末代封建王朝的最后12年。故事讲述了一群有共同理想、身份与命运各异的年轻人的传奇故事，立体展现当年中华民族的屈辱烙印以及腐朽王朝的垂危之态。我们将虚构的传奇故事与真实的历史背景相结合，希望对过去是一种反思，对未来是一种警示。

创作过程中，我们查阅了大量影像、图片、文字资料，力图更加真实地呈现百年前的历史印记。然而，越是还原，越使人痛惜。1900年—1912年，日本政府通过军事扩张、经济控制、政治干预和文化渗透，逐步加强对清政府的影响。与此同时，清政府慌乱地回应了一系列举措，最终却在现代化转型中彻底丧失了变革主动权。

1901年—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从数百人激增至近万人。他们既是清政府自救的产物，也意外成为王朝的掘墓人。《人生若如初见》正是聚焦这一群体，他们在传统与现代的撕裂中，既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也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故事力图通过主人公的视角，深入那个动荡的时代，展现彼时日本对华“渐进蚕食”的狼子野心，展现封建王朝一步步走向衰败的历史必然，更是展现了一代青年将个人命运系于民族命运，最终撬动历史巨轮的生动的、细腻的历史故事。记住黑暗，是为了让新生更坚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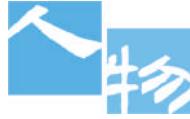
剧中的这些革命者与爱国青年，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决绝，在绝望中撕开一道光明。他们用笔杆唤醒麻木、用生命丈量理想，希望将“国家”从君主的私产重塑为全民族共同体。然而，他们的局限性在于有理想，却没有信仰。以至于革命成功之后缺乏重塑国家的能力，进而导致中国进入军阀割据的混乱时代。直至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信仰践行理想，才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两年前，我拍摄了电视剧《问苍茫》，讲述1921年—1927年，从中共一大归来的青年毛泽东带着对中华民族将走向何方的忧国之问，矢志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以一个“探路人”“早行者”的姿态，从一名追随者成长为先行者、开拓者，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历史故事。彼时的中国为什么需要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人生若如初见》这部剧中，观众或许会找到答案。

（作者为电视剧《人生若如初见》导演）



▲《人生若如初见》剧照。片方供图



朱洁静：舞蹈就像一双巨大的手托着我

曹玲娟



▶舞剧《朱鹮》剧照。

朱洁静供图

美之外，《朱鹮》也向观众传递人与自然相伴相生的理念。人们说，《朱鹮》的每一帧都是一幅画。画中，朱洁静踮起脚尖，将灵动舞步跳进了观众心里。

2018年，排练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时，她转身将自己“收”起来，塑造出“兰芬”这一平凡而伟大的角色。一把蒲扇、扇风、掸灰、遮阳……不着痕迹舞出烟火气。无数的“电波迷”们走进剧场，看长河无声奔去，看爱与信念永恒。《永不消逝的电波》成为现象级舞剧，至今已演出700多场。“不是每个人都能用自己的肢体去诠释美，给人带来美的享受，而我有了这样的可能。舞蹈就像一双巨大的手托着我，让我的生命有了更有价值的可能。”朱洁静感恩舞蹈。

舞蹈这条路上没有信手拈来，舞者必须非常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30多年，朱洁静几乎天天早上回到练功房，安安静静从“脚板擦地”开始，练筋骨、练皮肉，用强大的韧性和定力去完成“台上十年功”。朱洁静自己形容这是用“像常人看来疯子般的不断磨练”，换来舞台上转瞬即逝的光芒。

她4次登上央视春晚：2020年表演选自《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晨光曲》；2021年表演《朱鹮》、2023年表演《碇步桥》、2025年表演《幽兰》……赴京排练《幽兰》的前一天，她刚结束6次化疗与19次放疗。排练场上的每一次抬手，都在撕扯她身上的伤口。没敢告诉家人，她是拎着行李包先斩后奏赶往北京的。她说：“我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的灵魂，生命当中的每个关口，舞蹈都在召唤我。”

“你走过的路、摔过的跤、吃的苦、流过的泪，人生的很多面，都敌不过那一刻——站上舞台的时候，舞者整个人才是完整的，那是穿过你皮肤毛孔真正治愈的那一刻。”朱洁静说。

浴火后的朱洁，苦寒后的梅花——2025年，朱洁静摘得梅花奖。

那枝舞动的梅花，是属于朱洁静的人生之舞。



▲《咫尺千里》剧照。中国评剧院供图



本版邮箱：ysbj@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赵惠汝

“年轻没有失败”

河南开封市 王飞

每次回到老家，我都会在我的小屋里寻“宝”，既寻“老光阴”，更寻“旧情怀”。同学录扉页上张牙舞爪写着的“青春万岁”、摆满抽屉的音乐卡带、上了锁的日记本、已经褪色到分不出金铜色的校园运动会奖牌……都是青春的印记。一盘名为《十七岁不哭》的录影带，一直留在我的“百宝箱”里。它像一台时光放映机，把我这个80后“老男孩”的青春片段成一段永恒的光影。

初次看《十七岁不哭》是在一个暑假。我像往常一样随机调换电视频道，不经意间，一群同龄男女呈现眼前。他们像极了我周围的伙伴。简宁戴着细框眼镜解题的专

注，杨宇凌在运动会上不服输的倔强，乐心把零食分给全班的慷慨，雷蒙参加各项课外活动的积极性，都能在我记忆里找到对标的影子。那时的我们，也会为一道解不出的数学题争得面红耳赤，在教室角落偷偷传阅手抄歌词，用课间10分钟在草稿纸上“下”一盘简易五子棋。也正是那时的我们，会纵情肆意地在走廊尽头的窗台种下一颗颗憧憬未来的种子。

让我最忘不掉的是剧中人物间纯粹的友情。没有利益纠葛，没有复杂心机，只有下雨时共撑的一把伞，考试失利时递来的纸巾，还有放学路上并排骑行时分享的小秘密。这些

细碎的温暖，如同冬日里的暖手宝，焐热了整个青春期。

20多年过去，剧中在操场上狂奔的热血少年早已为人父母，当年一起嬉笑打闹的伙伴也散落各地。但每当想起这群骨子里刻着“年轻没有失败”的年轻人，我心底依然会涌起一股热流。原来青春最美的不是永恒的年轻，而是那些与朋友并肩成长的日子，早已化作生命里永不熄灭的星光，在岁月长河中持续闪耀。这“星光”提醒我们：人都要成长，那份17岁的纯粹友情，永远是荆棘满途的人生道路值得依靠的臂膀，永远值得珍藏。